

邂逅



最后一次列车

[匈牙利] 厄尔凯尼 · 伊斯特万

脚下，这个坐落在森林边缘的小城仿佛已经死寂了，子无一人的街道，人去楼空的房屋，落日的余晖在空荡荡的窗户上闪闪发光。只有火车站附近还有点生气，特别是站台上难民会集，从山峦深处不时传来沉闷的炮声，掠过难民群，就像海浪把岸边的沙砾拍击得更紧一些，使这些小小的生灵更加紧密地缩成一团。

他抓了一束草把皮靴擦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走下峭壁。绕了个大弯来到车站小吃部，可是那里已经关门，他又挤进小饭店，这里也停止营业了。不过，桌边还是坐着许多富裕人家的全家大小，吃着不是装在普通的旅行袋里，而是装在标着自己家族姓氏的高级皮包里的食物，喝着暖瓶里倒出来的咖啡。他又返回站台，走进纸烟店。里面没有任何商品，只有几张褪了色的画片，上面有的印着当地的罗马天主教堂，有的是储蓄所前贝姆的塑像，有的是俯瞰着这个小城镇的海尔曼·奥托观景塔。

烟铺的女掌柜还站在柜台旁。她在抹口红，眼睛哭得通红。

“还有烟吗？”中尉问。

“都在玻璃柜里。”

“但这肯定是不卖的。”

“瞧您说的，”女掌柜泪汪汪地看了中尉一眼说：“您以为我要把这些烟留给谁呢？”

中尉已经两天没抽烟了。他买了所有的烟，把口袋都塞满了。点了一支，贪婪地吸起来。

“还有火车吗？”中尉随口问。

“也许还有到瓦拉德的。”

“什么时候开车？”

“可能马上就开，”女掌柜答道，“但是宪兵会把所有穿军装的人赶下来的。”

“我不过问问，我是到前线去的。”中尉说。

“到前线可以，”女人抬起哭红的眼睛看了中尉一眼说：“可我已经没有便衣了。”

“我要这有什么用？”中尉疲倦地说。

“我已经把我丈夫留下的衣服全都给人了。”

“这对我无所谓，”中尉说，“反正到了瓦拉德还要搜查车的。”

“但是穿着便衣可以躲过搜查。”女掌柜说。

“噢，穿便衣可以躲过搜查。”中尉说。

中尉发觉自己的左手神经质地敲着柜台边，就赶忙把手插进口袋。同时发觉自己正在不安地左顾右盼，便抖擞了一下精神，看着人群。但却又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无聊地东张西望。这时，突然发现了一个姑娘。

开始只看见一个棕色的点，后来变成了一张被太阳晒黑了的细嫩的脸。接着，就好像用调好的望远镜观望似的，一张美丽的面孔清晰地出现在中尉面前。这么漂亮的姑娘他可能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似乎姑娘也在看他。当然也许是一种错觉，姑娘可能正在看火车是不是来了，也可能什么都没看。不管怎么说，人们再远也是能感到落在自己身上的视线的。

“有谁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躲到车头后的煤堆里。”

“谢谢您的主意。”中尉漫不经心地说。

“如果机灵的话，还可以跳上已经开动的火车。”女掌柜还在说。

“这并不难。”中尉应付说，继续注视着那个姑娘。

“那您快去呀！干嘛还在这儿站着？”女人催促他。

中尉隔着窗子向女掌柜致谢。女人已经不再眼泪汪汪了，但口红抹得满嘴都是。

中尉向那个姑娘走去。

“您上哪儿去？”女掌柜把头探出窗口喊道，“不应该往那边走！”

中尉从远处就看到姑娘坐的凳子旁边立着一个小木箱，当他挤到那里，便把木箱放倒，坐在上面。他低着头，看到姑娘的手动了一下。她戴着镶花边的白手套，透过手套上的孔隙可以看到她被太阳晒黑的皮肤。

中尉久久不敢开口，甚至连看都不敢看姑娘一眼，姑娘也没理他。他们的内心似乎向眼睛发出了禁令，好像互相一看就会发生什么未可预料的严重后果似的，他们坐得那样近，彼此连呼吸都能听到，在那最靠近的地方甚至插不进一张锯条……。中尉踩灭刚抽剩下的烟头，然后又点着一支。在把火柴盒放进衣袋前，习惯地晃了晃，从火柴盒的响声中他似乎得到了勇气，向姑娘身边挪近了一点，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说：“我叫奥托·阿尔贝特。”

姑娘什么都没说，连动都没动，只是把手指往手心里蜷曲了一下。中尉稍等了片刻后说：“我没有非分的念头，只是希望您和我聊几分钟。”

姑娘仍然没有回答。中尉又等了一会儿，现在更难开口了，因为挫折使本来就不大的那点信心也丧失了。

“至少，您可以告诉我您的姓名呀！”中尉终于鼓起勇气说。

小鸟在起飞前的一瞬间，并不改变体态，总是一动不动，但我们仍然知道它要立即飞走。这位姑娘此时也没有动，可是肌肉在皮肤下面抽搐了。中尉吃了一惊，赶紧说：

“请您别走，我什么都不说了。您就看我一眼吧！您瞧我一眼后，我保证再不打扰您了。”

姑娘犹豫了一下，终于慢慢地看了中尉一眼，仿佛一个大理石雕像费了很大的劲才扭过自己的头。不管怎么样，中尉终于看清了姑娘的面庞。

“谢谢！”他说。

已经是深秋天气了。落日的余晖给月台的玻璃顶抹上了一层金黄，在铁轨那边，栗子树也浴着金色的阳光。山峦深处传来大炮的轰响，好像大地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不断地裂开，但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夕阳中，姑娘的棕色皮肤也闪出诱人的光泽，好像与太阳交相辉映。中尉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美的姑娘，他虽然感到口渴，但是并不想起身，只希望坐在这里，看着姑娘，不让她

光阴消逝。

这时候，站台栏杆旁不断增加的像鱼子一样挤成一团的人群，突然松散开了，给一队头插鸡翎、全副武装的士兵让出一条路。他们共六个人，端着刺刀，脖子上挂着月牙形的小牌，上面写着“战地宪兵”。领队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的准尉，他没戴领章，军人气也不很足，倒有点像一个满脸粉刺、野心勃勃、门门功课都想得优等成绩的中学生，然而正是这野心使人不寒而栗。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地搜寻着什么。他对每个人都查看两遍；首先上下打量一番，然后虎视眈眈，凶狠地紧盯着对方。中尉和姑娘已经被内定为自己的审查对象了，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停下盘问，而是继续巡逻，消失在人群中。过了一会儿，他返回来，走到中尉和姑娘面前，看着中尉，却向姑娘要证件。

“姓名？”他问。

“那上面写着呢！”姑娘答道。

“我请您回答我的问题。”

姑娘一开始没有回答，当她听到火柴盒的哗啦声时，脸红了，稍微离开了中尉后才说：

“巴尔达·玛丽亚。”

“您母亲姓什么？”准尉问。

“利埃布戈特·葆乌拉。”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六年八月四日。”

“住址？”

准尉问什么，姑娘回答什么。在此同时，三个宪兵走到中尉身旁，这样，两个人就被围在他们中间了。宪兵们没有接着往前走，也没有松开圈子，只是提防着中尉。

准尉继续问：

“你们是一块儿的吗？”

姑娘的脸又红了，想了想后说：

“不是。”

“可是你们刚才在一起谈话。”

姑娘又想了想说：

“我没和任何人谈话。”

“您打算到哪儿去？”

“布达佩斯。”

“到谁那儿？”

“我母亲那儿。”

“您母亲住在布达佩斯吗？”

“不 她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先去那里的。”

“您母亲住在哪条街？”

“瓦姆哈兹广场八号。”

“您知道房子是什么样的吗？”

“知道 我在那里上过学。”

“窗户朝哪个方向？”

“朝盖勒山的城堡。”姑娘准确地回答。

“请便！”准尉说着把证件还给姑娘。

对中尉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那就是说 中尉先生并不认识这位小姐。中尉先生到这儿只是想买点烟，根本没想要到后方去，恰恰相反，此时您正赶路去前线……”

准尉问到这里又向前逼进一步。中尉虽然没有看，但是却感到这些宪兵像钳子一样更紧地夹住了他。

“中尉先生 您的部队在哪里？”准尉问。

“在此地。”中尉答道。

“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此地教堂广场 塑像前。”

“谁的塑像？”

“我没有仔细看 可能是贝姆。”

“对！”姑娘说。

“请您别打扰中尉先生！”准尉朝着姑娘说 然后继续问道，“塑像在哪里？”

“储蓄所前。”中尉答道。

“是在那里。”姑娘说。

“请您不要插嘴！”准尉对姑娘严肃地说 然后又问，“中尉先生 您的下属在干什么？”

“待命。”

“等什么 等待早晨教堂的钟声吗 ?”准尉讥讽地问 。

“等待出发的命令。”

“塑像离这里多远 ?”宪兵准尉继续问。

“走十分钟的距离。”姑娘答道。

“请您不要开口 我不是问您 !”

“步行十分钟的距离。”中尉重复了一遍。

“好了 说的都很对。我也并不是刚从天而降 中尉先生 我可以请你不要离开这里吗 ?”

“我不离开这里。”中尉答道。

宪兵准尉和一个士兵耳语了几句，然后向出口处走去。姑娘向四周看了看，发现他们身边的士兵都走了，才松了口气，半信半疑地问：

“都走了吗 ?”

中尉向周围连看都没看一眼，答道：

“走了。”

“这个人是什么官 是尉官吗 ?”

“是个准尉。”中尉答道。

“他说从天而降是什么意思 ?”

“这是开玩笑。”中尉微笑着说。

“他能和您开玩笑吗 ?”

“战地宪兵干什么都行。”

“和一个中尉也可以开玩笑吗 ?”

“和上校都可以，”中尉说，“您就叫玛丽亚 还是有什么习惯的爱称 ?”

“就叫玛丽亚 !”姑娘回答后又问，“宪兵肯定走了吗 ?”

中尉环顾四周。宪兵头盔上古铜色的羽翎在人群中不时闪现，一直在离中尉和姑娘不远的地方。

“肯定走了 您害怕吗 ?”中尉问。

“我只是为你担心。”

“很担心吗 ?”

“有一点。”姑娘答道。

“只是一点点吗 ?”中尉问。

“不 很担心。”

“我也很为您担心，非常、非常担心。”中尉说。

沉默片刻后，中尉晃了晃火柴盒，接着抽起烟来。

“您烟抽得真多，”姑娘不安地说，“我刚才还以为您是逃兵呢！”

“您在哪儿晒得这么黑？”中尉问。

“这里的浴场，我们家的。”姑娘回答后问道，“您现在要到前线去吗？”

“是的，”中尉答道，然后问，“您有对象吗？”

“有的，是未婚夫。上帝保佑，但愿他不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他是干什么的？”

“是药店老板的儿子，我不让他上前线。”

“你们吹啦？”

“他娶了别人。”

“为什么？”

“我们的浴场又小又破旧，”姑娘解释说，“只有十二个小衣柜和一个有许多裂缝的水池，而且经常没有水，大部分人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游泳。”

“那为什么。”

“为了其他原因，”姑娘说着脸红了，“全城都暗暗注意着谁去浴场，和谁一块游泳晒太阳。在这里这意味着……您懂我说的意思吗？”

“懂得。”中尉说。

“药房老板家的人对我印象不好。他们说，谁在浴场工作谁就不可能规矩……，这种说法是毫无道理的。您说，我说的对吗？”

“对！”中尉说。

“也可能这一切都是借口。他们无非是想给他们的孩子找个有钱的姑娘。唉，我的上帝！”姑娘长叹一声问道，“您为什么不和我一块上火车呢？”

“这不行呀！”中尉说，“您爱这个年轻人吗？”

中尉晃晃火柴盒，又点着一支烟。姑娘带着责备的神气看着纸烟。

“我并不真心爱他，”姑娘说，“他只想要我一件事，他只愿意和我一起游泳池玩玩……可是，我只能属于我非常爱的人，我只能嫁给这个人。您信吗？”

“信。”中尉说。

“结婚后，我想先要个男孩，再要个女孩。如果这两个孩子普普通通，平平庸庸，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之后我还想再要一个有点某种才能的男孩。”

“什么才能？”中尉问。

古老的栗子树投下巨大的树荫。姑娘忧郁地凝视着由金黄变成古铜色枝叶繁茂的树冠。

“这还说不准。或者精于乐器 比如小提琴 或者当个歌唱家……您觉得什么好？”

“也许小提琴好。”

姑娘沉思了一会儿说：

“现在，我也觉得小提琴好。到那时候，我想陪着我的孩子到世界各地演奏。我坐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和其他观众一起鼓掌祝贺他的演奏成功。谁都不知道 他的母亲也坐在听众之中 甚至连孩子自己也不知道。”

“孩子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中尉诧异地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怕他紧张。我在妈妈面前脱衣服都觉得不好意思呢！”

“可是 怎么才能做到不让孩子发现您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暗暗地跟着他 比他晚一天动身 那时 当地报纸已经刊登他的照片了。”

“您真是奇怪的姑娘。”中尉若有所思地说：“您喜欢旅行吧？”

“是的 很喜欢。”

“到哪儿？”

“哪儿 到所有的地方。”

姑娘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几乎带着愉快的心情。

“反正现在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时候 全世界都会开放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旅行 因为再不会有战争了。”

“为什么再不会发生战争了？”中尉问道。

“因为战争就是因为各国的国界引起的。今后什么地方都不会有国界了，如果没有国界 当然就不会再发生战争。”

“您相信这些吗？”中尉出神地问。

“怎么 您不相信吗？”姑娘睁圆眼睛看着中尉 惊奇地问。

“我相信。”中尉想了想说 把身子转向另一边 因为一个头插红色鸡翎的宪兵扭头在看他。他掏出火柴晃了晃，点着一支烟。

后来，姑娘又谈起战争结束后将会是什么样情况。那时候，这个火车站

多么安静呀！火车将会正点运行。现在不断传来炮声的山峦也会变得十分安静。最后，姑娘又问道：

“您的愿望是什么？”

“是什么？”中尉考虑了一下后说，“没有什么。”

“我知道您的愿望就是抽烟。”姑娘微笑着代替了中尉回答。

“是的，是抽烟。”中尉肯定地说。

“抽烟有什么好处？”

“我还没有想过。”

“那么，您想想吧！”姑娘说。

中尉深深地吸着烟沉思起来。过了片刻，他说：“例如，手边总有点烟就感到舒服。”

“还有呢？”

“衣袋里装得下。”

“还有呢？”

“总之，烟的好处就是因为它好。”

“您说得太妙了。”姑娘笑着说。

“太妙了。”中尉也笑了，“您还不明白，这种说法确实是真知灼见。因为有的人……和您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也可能生活下去。他一无所有，既没有财产，也没有亲人。他总觉得：“一切都会马上完结，也许过五分钟，十分钟，或者一刻钟……他借烟聊以自慰，寻求乐趣，抽完一支扔了，再点着一支。总之，只要他活着，每分钟都想得到一点好的东西。”

中尉沉默了，姑娘也沉默了。尔后，姑娘用锐利的目光看着中尉说：

“但是，现在他有亲人了。”

“是的，现在有了。”

“因此，再不需要烟的恶臭了。”

“是的，不需要了。”

“那么，请您把所有的烟都拿出来吧！”

姑娘把中尉所有的口袋都翻了过来。她两手捧着翻找出来的好多包烟，送给一个坐在破烂包袱上的肥胖的茨岗女人。回来后，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中尉说：

“您把正在抽的也掐了！”

中尉又抽了一口，扔到脚下踩灭。

“您不会再想烟了吧？”

“不会了。”

“我的价值等于一支烟吗？”

“超过它亿万倍。”

他们坐在一起，沉默着，变得那么平静深沉，就好像把所有想说的都说完了。他们就这样静静地坐在一起，没有任何企求，享受着沉默的愉快。他们多么希望，就这样坐到战争结束，坐到那永恒的未来。但是，一种嗡嗡的声音，说得更确切些，这几乎是一种使人觉察不到的，像滴水似的嗒嗒响声，一下子就把这甜美的静谧打破了。起初，人群顿时沉寂下来了，屏息静听，继而，当断定这确实是火车过来的声音时，马上就乱作一团。疯狂的人群把中尉和姑娘拖拉、推搡、夹裹着向列车拥去。在人群中，他们很快失散了。中尉竭力想冲开一条路找姑娘，但是杳无踪影。人群中大包小包翻滚着、跳跃着，孩子在人们的脚下哭叫着，沙砾碎石从狂奔者脚下四处飞溅。嘈杂的人流中，这里那里不时闪现的宪兵帽子上的深红色鸡翎，好像一件由密密麻麻的人组成的粗纺织物上跳出来的断线。

中尉终于找到了姑娘。这时，姑娘正从车厢的一个窗口探出头，向走到眼前的中尉边招手边说：

“您走近点！”

中尉走到窗口前。

“那些宪兵是在找您吗？”姑娘小声地说。

中尉说：“不是。”

“那您为什么不和我一起走？”

中尉说：“这不行。”

“您必须要重返前线吗？”

中尉回答说：“必须返回。”

“可是，难道不能找点什么借口吗？”姑娘问。

“找什么借口呢？”中尉问道。

姑娘考虑一会儿，脸上顿时豁然开朗起来，问道：

“不能请假吗？”

“这倒可以试试。”中尉答道。

哨子响了。车厢晃动了一下，开始徐徐移动。

“就这么办。这要谁批准？”姑娘问。

“我的上级。”

“是他签字吗？”

“不，这要由团长签字。”

中尉同送行的人们同挥手告别的孩子同泣不成声的肥胖老妇随伴着挥动着的手帕和宪兵头上血红色的鸡翎都一齐顺着缓缓移动的火车向前走。

“团长会签字准假吗？”

“这我不知道。这不仅要团长批，”中尉说着不得不尽可能地加快步子。

“还需要谁批？”

“将军。”

“他是个很严厉的人吗？”

“并不那么严厉。”中尉回答说。

“那么，他就会签字的！”姑娘喊道。

“也许他会签的。”中尉也喊着回答。

“为什么说也许？”姑娘喊道。

“差不多肯定会签字的。”中尉喊道。

列车开走了。

中尉站住，气喘吁吁地挥动着手，直到姑娘晒得黑黑的面庞慢慢消失。而后，中尉凝眸注视着夹杂在许多伸出车窗外灰色手臂中间的一只十分显眼的金色手臂。后来，这只手臂也消失了。中尉把手伸进口袋，摇晃着火柴盒，但是一支都没有了。

（安利）

火车上的姑娘

拉斯金·邦德

我上了开往拉赫那的直达火车，在车上找到了一个包厢。不一会，车上来了一位姑娘。有一对夫妻前来给姑娘送行，很可能就是这姑娘的父母亲。他们

似乎很为姑娘的旅途坎坷而感到担忧，那位妇女仔细地告诉姑娘该把东西放在哪里，什么时候不该把头伸出窗外和怎样避开跟陌生人谈话。

由于我那时已经双目失明，所以我无法告诉你这位姑娘长得什么样，但是拖鞋底拍击脚后跟的声音使我知道姑娘穿着一双拖鞋还有我很喜欢她的噪音。

“你是去德赫拉·墩吗？”当火车徐徐离站的时候，我问这位姑娘。

我想当时我一定是坐在暗处因为我感到我的声音使姑娘吃了一惊。她惊呼一声说道：“我不知道这儿还有人。”

是啊对那些眼睛好的人来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看不到就在眼前的东西。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要观察的事物太多的缘故吧。而那些失明者，却常常能以他们其余的感觉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判断出眼前的一切。

“我最初也没看到你，”我说道，“但我听到了你进来的声音。”我不清楚我怎样才能做到不让她看出我是个瞎子。我认为，只要我坐在位置上不动的话，做到这一点不是十分困难的。

“我去沙哈伦泊尔，”姑娘回答道。“我姨妈会到车站接我的。你上哪儿？”

“先去德赫拉·墩然后再到莫苏里。”

“啊你真幸运但愿我也是去莫苏里。我爱那儿的山。尤其在十月里的时候山上的景色真美。”

“是啊十月份的确是那儿最好的时光，”说着我又回想起当我还没失明的时候所看到的山上的风景。“满山都开遍了野生的大丽花阳光和煦迷人。夜晚你可坐在篝火旁喝上一口白兰地。大多数的游客都已离去留下的小路是那样地宁静宁静得都近乎荒凉了。”

她没发出一声我不知道我的话有没有传到她那边她会不会把我看作是一个浪漫的傻瓜。接着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窗外是什么样！”我问了一句。

她好像丝毫没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奇怪，她有没有注意到，我的双眼其实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但是她的回答使我立即消除了内心的不安。“你不能自己看吗？”她很自然地问道。

我不费劲地顺着座位移到窗前。窗开着，我面朝窗外装出一副观赏景色的模样。在我心灵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一根根迅速掠过的电线杆。“你是否注意到，”我冒险地问道，“看起来好像是车外的树在移动，而我们则是静坐着！”

“这常常是这样的。”她说。

我把脸由窗口转向姑娘。有一阵子，我们俩谁都没出声。“你的脸长得很有趣，”我评论道。我一下子变得很大胆。不过，这是一种安全的评论，因为很少有姑娘是不喜欢奉承的。

她很愉快地笑了，那是一种清脆而又悦耳的笑声。“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话，”她说道，“我早就厌烦了那些夸我脸蛋长得漂亮的人。”

啊，原来她还真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一会儿，我出声地说：“当然，有趣的脸也可以是漂亮的。”

“你很勇敢，”她说，“可你为什么这么拘谨呢？”

“你很快就要下车了！”我很茫然地说出了这句话。

“感谢上帝，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我简直不能忍受这样在火车上旅行两三个小时。”

而我，则宁愿在这里一直坐下去，静静地倾听她的说话。她的嗓音有着山涧流水般的清澈和甜美。她下了火车以后，便会马上忘却我们之间的短暂相遇。可这一切将陪伴着我继续旅行，并在旅行结束后相当的一段时间萦绕在脑海中。

火车的汽笛声响了，车轮改变了原先的声音和节奏。姑娘站了起来，收拾起行李。这时候，我很想知道姑娘的头发是扎成一个发髻，还是松散地披在她的双肩上，或是留着短发。

火车慢慢地进站了。车外，到处是搬运工和小贩们的吆喊声。在我们的包厢门口，响起一个妇女尖细刺耳的声音，这大概就是姑娘的姨妈吧。

“再见了。”姑娘说道。

她站得离我很近，那样的近，以致我都能闻到从她头发中散发出来的香味。我真想抬起手，抚摸一下她的头发。可是，她走了，只有香味还弥漫在车厢里。

车厢门口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混乱，一个男子结巴地嘀咕着抱歉的话，走进我的包厢。然后，门“乓”地一声关上了，整个世界又被隔绝在外面了。我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列车员吹响了哨子，列车又缓缓启动了。

火车在飞驰，车轮在吹唱，车厢在轻微的摇晃中发出吱吱的声响。我找到了窗口，坐在前面，凝视着对我来说是一片黑暗的天空。我又有了一位新的旅伴，又可继续我的游戏了。

“很抱歉，我这个旅伴不如刚才下车的那位姑娘富有吸引力！”这男子说着，设法和我进行对话。

“她是一位挺有意思的姑娘，”我说道“你能否告诉我 那姑娘留的是长发，还是短发？”

“我记不得了，”他回答道“听起来真使人迷惑。”我注意的是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头发。她有一双十分美丽的眼睛，可非常遗憾，对她来说，这双眼睛没有任何用处——她是一位全瞎的姑娘。难道你没注意到？”

（张 建）

感觉像春天

[美国] 米尔顿·柯普兰

火车快到第 175 号街时 我又紧张起来 她通常是在那站上车 轻捷而又文雅，不像其他人那样推推搡搡。她一定是住在新泽西州，因为新泽西州那批人都在那一站上车。她长着一副甜甜的脸蛋 清丽可人 天生一头卷发 淡黄淡黄的 幽香四溢 眼睛净蓝 充满热情。她抓着扶手，一言不语 独自思考。

我总爱注视她 但很小心 生怕她觉察后生气离我而去。如果如此 我将失去一位朋友 尽管她不知道 她却是我唯一的一位朋友。火车继续前行 车厢左右摇晃，我也随之陷入想象之中。我想象着我和她已成朋友，甚至心不由己地对她微笑 并同她打招呼：“小姐 你好 今天天气真不错！”但我又感到恐慌 担心她会以为我是个冒失鬼而冷落我，使我无地自容。这样她第二天就会不再去那儿，而我为之朝思暮想的人就会离我而去，所以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很自然地相识。

比如说上车时后面有人推她从我身边擦过，她很歉意地说“对不起，先生”我摘下帽子 很礼貌地说“没关系”我微笑着表明我并不介意。她回之以微笑！“今天天气真棒！”“棒极了！简直就像春天！”我回答道。然后我们谁都不说话 只是在第 34 号街她下车时跟我说声“再见”我摘下帽跟她告别。

第二天早上她上车时看到我 给我打招呼：“先生 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你好，”我同她攀谈起来 大谈春天 谈春天是如何如何的美。不过我不会跟她

说俏皮话，不能让她以为我是个油嘴滑舌的家伙，专爱在车上泡妞。

过会儿我们就熟悉起来 开始谈论天气和新闻。有一天她会对我说：“我们每天都在一起交谈 可我们连彼此的名字还不知道 你说这多有趣？”

“我的朋友都叫我汤米，”我告诉她。

“我的朋友都叫我贝蒂。”

或许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然后我告诉她音乐厅里正在放一部好电影 如果她没有特殊事的话……

她立即回答道：“好极了 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我便向我的同事打听哪儿有好餐馆。早些下班到她上班的地方等她 然后共进晚餐。进了餐馆 我们侃侃而谈，告诉她新罕布什尔确实是个好地方，清静而舒适。或许我会告诉她我很孤独 还会告诉她我很害羞。她双手紧扣 上身前倾 全神贯注听着，一双大眼射出动人的光芒。听完 她粲然一笑：“其实我也很害羞。”此时 我们都抬起头来 会意地笑起来。接下来 我们默默地吃饭 谁也不说话 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电影散场后 我提出送她回家 她却不让。她说：“我住新泽西 路程太远，你不必送了 谢谢您。我会一路顺风的。”但我依然挽着她的手：“走吧 我送你回家 我喜欢新泽西。”我们搭乘公共汽车 上了乔治·华盛顿大桥 听凭哈得逊河在黑暗中静静而神秘地流淌着。不久，我们便到了新泽西，此时已是万家灯火。她邀我进去坐坐 我说太晚了 改日再来吧。“好吧 不过你得答应我 星期天到我家作客。”她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向她点点头。

火车减速了，乘客们站起来等着下车。第 175 号街到了 外面一大批人等着上车。我探出头来 急切地寻觅着她的倩影 可没有。我的心顿时沉下来。但就在此时，我瞥见了她，站在站台的另一边，戴一顶新帽子，上面别着几朵小花。门开了 等车的人开始向里挤 她被挤在中间不能动弹。她突然吃力地挤到我跟前，紧紧地抓住我抓着的那根扶手带。

“对不起，”她气喘吁吁地说。

我的手被挤得动弹不得 不能摘下帽子向她致意 便礼貌地对她说：“没关系。”

门关上了，火车继续前行。车上人挨人，她只得和我抓着同一根扶手带。

“今天天气真棒！”她说。

火车在拐弯处猛地颠簸了一下 车轮发出长长的尖叫声 犹如新罕布什尔

州农场的鸟鸣。此刻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真棒 棒极了！感觉就像春天！”我说。

克拉拉的奇遇

[阿根廷 胡·科塔萨尔

“要是方便 回来时请给我买一本《家庭》杂志。躺在扶手椅上午休的罗伯塔太太对克拉拉说。克拉拉在一张带轮小桌上收拾好药品，用机警的目光扫了一下房间：没有什么可关照的了，玛蒂德姑娘留在家照顾罗伯塔太太，需要什么 女佣人是知道的。现在她可以出门了 整个礼拜六下午全是她的 女友安娜还等着她聊天，五点半还要喝非常甜的茶，听无线电，吃巧克力糖。

两点半 当职员们像潮水一般拥进那么多公司的大门后 帕尔克小城的景象就冷冷清清 荒无人烟了。克拉拉用脚后跟蹬蹬地嗑着路面，招摇过市地顺蒂诺加斯塔——萨姆迪奥斯街行走 愉快地沐浴着 11 月的阳光。一路上 阳光被路边栽种的树木投下的片片阴影割得支离破碎。走到圣马丁——诺戈亚大街的街角后 在等 168 路公共汽车时她听见头上响起一群麻雀的打架声。她觉得圣胡安·玛丽亚·比亚内伊比钟楼平常显得更红地指向青天。天空晴朗无云 高得令人头晕 钟表匠路易斯从旁边走过 恭敬地向她致意 仿佛很赞赏她那衣着过分单薄的腰身，使她显得更苗条的鞋子和她那从奶油色短上衣露出来的白皙的脖颈。168 路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街上慢慢腾腾地开来，为克拉拉这个在下午寂静的街角上等车的唯一乘客开了门。车门发出一声不乐意的哐啷声。

克拉拉在装满东西的口袋里寻找买票的钱，为了买票耽搁了很久。男售票员带着不那么友善的表情等待着。他身材又矮又肥，神气十足弯着双腿灵活地抗拒着汽车的颠簸和制动。克拉拉对他说了两遍：“一角五分的。”他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好像对什么东西感到奇怪。然后把玫瑰色的车票交给他。克拉拉想起童年时代的一句诗。诗句大概是这样的：“划吧 划吧 售票员 划一张蓝色或玫瑰色的车票 唱吧 唱吧 售票员 一面数钱一面唱一支什么歌谣。”售票员对她微微一笑，到车厢里头为她寻找座位。发现靠近安全门的位子空着。她在

那里坐下来，脸上现出占据窗前座位的乘客常有的些许愉快表情。这时，她发觉售票员仍在看她。汽车开到圣马丁大街桥上的转弯处。在转弯前，司机也回过头来看她。由于距离远 很难看清 但是他竭力寻找着 终于看到她深深地缩在她的座位里。司机是一个面黄肌瘦 骨瘦如柴 头发金黄的人。他跟售票员嘀咕了几句 二人一起望了望她 然后又彼此相望。此刻汽车颠簸了一下 急速地开进了乔罗亚林大街。

“两个冒失鬼。”克拉拉既开心又不安地想，一面把车票放进钱夹，一面斜视了一眼坐在前面的那位抱着一大束丁香花的太太。这时那位太太从花朵上回过头来看了她 目光温良和善 就像一头乳牛从栏杆上向外张望。克拉拉取出小镜子，随即聚精会神地研究起她的口唇和眉毛来。她觉得身后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对又一次冒失行为的怀疑 使她马上回头去看。她真的生气了。离开她的脸两公分处，有一个硬脖颈的老头儿的一双眼。老人拿着一束菊花，花朵散发着几乎令人头晕的香味。在车厢后部，坐在绿长椅上的所有乘客都把目光射向克拉拉，似乎指责她身上的某种东西。克拉拉愈来愈吃力的忍受着他们的目光，心里感到越来越困难。这不是因为她一直期待一种亲切友好的结局，一种像鼻子上抹了一块黑，可是她的鼻子上并没有，那样引人发笑的事情：在开始发笑之前，他们那种目不转睛、不会中断的目光会先凝聚在她身上，仿佛连那一束束的花也在望着她似的。

突然 她紧张起来 身子不由得滑动了一下。她两眼直盯着面前那损坏的椅子背 然后又查看安全门的门闩和门上写的字：“开门时 先往里拉 再向上提。”她觉得那些字母一个个摆在那里 连不成话。她终于觉得有了一块安全的地方 也有时间来思考了。乘客们想看看新上车的人 是自然的 人们要去恰卡里塔 带着花束是应该的 汽车上的乘客都有花束 可以说也是应该的。这时汽车从阿尔维亚尔医院前面经过。荒凉的土地从克拉拉那一边伸展开去：在遥远的地方，埃斯特雷亚地区高高地隆起，那里有污泥烂塘和黄毛马匹，一节节缰绳挂在它们的脖子上。要让克拉拉把目光从窗外那种虽然有明亮的阳光也并非使人悦目的景象上移开，是困难的，她只是偶尔一次两次地回头向车厢内大胆地扫一眼。近处是红玫瑰和卡拉花 远处是可怕的黄菖蒲 仿佛被压坏了 并且显得很脏 呈带紫斑的枯玫瑰的颜色。第三个车窗前的先生（刚才一直看她，现在没有看 不 现在又看了 拿着一束几乎是黑色的丁香花 花束仅仅用一个东西包着，那团东西好像是一块粗糙的毛皮。在前面靠边儿坐着两个长着大鼻